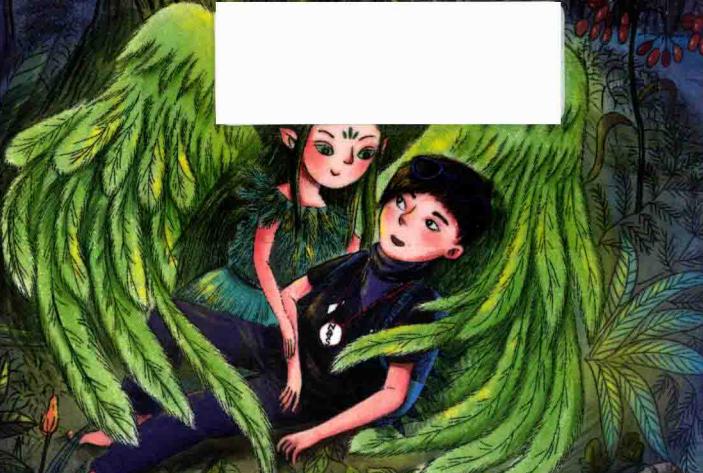




冒险少年系列

重返百木国

—— 莘
著



希望出版社

• 冒险少年系列 • —

CHONGFAN BAIMUGUO

重返百木国

一苇 ◎著



希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返百木国 / 一苇著. — 太原: 希望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379-7903-0

I. ①重… II. ①—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3583号

希望原创儿童文学·冒险少年系列

重返百木国

作者：一苇

出版人：孟绍勇
责任编辑：宸源雪
复审：柴晓敏
终审：王琦
美术编辑：王蕾
插画：西安太阳娃插画设计有限公司
封面设计：张永文
责任印制：刘一新 尹时春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希望出版社
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编：030012
经销：新华书店
印刷：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：720mm×1010mm 1/16
印张：11
版次：2018年1月第1版
印次：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978-7-5379-7903-0
定价：28.00元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/ 第一章 公输花生有些神秘
- 010 / 第二章 公输桶先生十分生气
- 016 / 第三章 竹马潇先生从睡梦中惊醒
- 024 / 第四章 竹马讲关于公输无晴的故事
- 031 / 第五章 “白驹过隙队”和“乌合之众队”
- 047 / 第六章 公输花生扭转乾坤
- 067 / 第七章 越过蟹火山
- 077 / 第八章 栖身绿羽林
- 105 / 第九章 落地生根原野
- 129 / 第十章 激战金乌城
- 148 / 第十一章 再见桃小暑



公输花生有些神秘

七月的大雨，来时像长翅膀的马，去时也像长翅膀的马——风驰电掣，电光闪闪，雷声轰鸣，哗啦哗啦……就这么样一场，甚至你都来不及抬头去看，雨就已经下完了。

这时节，如果你坐在窗前，竖起耳朵听着窗外的风雨声，只会觉得好像有人在天上筛大豆。绿树叶“沙沙”响过一回之后，雨豆子就筛完了。

等到太阳拨开乌云露出笑脸，火辣辣地煮着湿漉漉的香木城，空气一下子热起来，蝉又拼命扯着喉咙喊：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

蝉说它什么都知道，你相信吗？信不信由你。反正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它们一点都不在乎。

我觉得吧，这时候，你应该抬起头看看天空——真是美妙极了——天蓝得像大海，云白得像棉花，南风从海面



吹来，带来海鱼、海胆、海星、紫菜和红珊瑚的鲜腥味。海风一路吹一路吹，吹开了沿途每一扇窗，一路吹进分必高寄宿学校初一（3）班教室，吹乱了女生桃小暑的头发。

分必高寄宿学校的每一间教室，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，这会儿都在埋头考试。

桃小暑坐在书桌前，正在写作文。这是道半命题作文，题目叫《记得那回_____》。

桃小暑朝旁边瞄了一眼，同桌的公输花生已在横线上写下了大大的三个字——“拉肚子”。

桃小暑默默一念——记得那回拉肚子——她禁不住笑出声来。

监考老师瞪了她一眼。

就在这时，公输花生忽然停下笔，趴在书桌上，左手高高举起，右手捂住肚子，嘴里发出像是用力忍过的呻吟声。

“肚子疼？”水荷老师体贴地走过来。

花生抬起头说：“我要上厕所。”

水荷老师露出同情的神色，点头说：“去吧。”

花生如蒙大赦，捂住肚子跑出考场。

校园里十分安静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。

花生猫着腰穿过白玉兰树林。但是，他没有跑进厕所，却钻进厕所后面茂密的树丛。他蹲在枝叶下，从裤兜掏出一个小鹿样子的木雕，手指头在小鹿嘴巴上按了两



下，然后小声背起书来。他语速缓慢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晰。原来，他背起了《弟子规》。

“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。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……”

正背着，忽然背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：“哈哈，装得真像！公输花生我告诉你，随地拉嗯嗯，罚款二百五。”

花生吓了一跳，抬起头，看到了女生桃小暑。

桃小暑穿了条满是树叶的绿裙子，头上的红蝴蝶发卡展翅欲飞。她目不转睛地瞧着花生，得意洋洋，一脸坏笑。

花生朝桃小暑摆摆手，示意她走开，嘴里继续背道：“父母呼，应勿缓，父母命，行勿懒。父母教，须敬听，父母责，须顺承……”

“我问你呢，干吗到这里来背书？你回答呀！”桃小暑眼睛一亮，抢走花生手里的小鹿，“嘿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喂，别捣乱——”

花生从树丛中跳起，猛地扑向桃小暑：“还给我，快点还给我！”

桃小暑跑开了，脸上仍旧笑嘻嘻的，跟他保持着三四步远的距离：“好漂亮，你做的？不愧是公输家的男孩，手艺真好啊！”

花生好想骂人——粗话已经到了嘴边，但他骂不出口。在分必高寄宿学校上了几年学，他变得腼腆，沉默寡



言，简直称得上文质彬彬。他又急又怒，脸涨得通红，就像文弱书生喝了很多酒，然后又被灌了黄连汤。

桃小暑不理他，掉头跑了。花生拔腿去追她，那不要命的样子，就像饿虎扑羊。

然而，桃小暑奔跑起来比羚羊都快，公输花生怎么追得上呢。

桃小暑在学校舞蹈队常扮善舞的印度公主，每天排练两小时，她还是校运会长跑冠军，人称“风火轮”。

公输花生小时候倒是跑得蛮快，那时他和祖父住在桃树村，每天赤脚放牧，冬天也手持弹弓追着野兔子满山跑。但自从离开乡下的木屋，到香木城跟公输桶住豪宅，又被送到分必高学校寄宿，他的性情渐渐变得文静，这两年他不喜欢运动，只爱读书。

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跑到了操场上，一个嘻嘻笑着在前面跑，一个眼睛冒火在后面追，他们绕着篮球架，跑了一圈又一圈，那情形煞是好看。

这动静引来了校长、副校长以及教导主任，他们都从办公室走出来，站在了操场旁边。

不久，他们的班主任严老师也听到消息，从监考的教室走出来。他站在校长身后，脸黑得像包公。

故事很快有了结局，公输花生和桃小暑分别受到一个“记小过”处分。语文试卷发下来时，他们都发现分数栏里



躺着一个朱红色的大鸭蛋。

考完试，分必高学校照例进行为期七天的期末军事集训，每天走正步、练军姿、做俯卧撑和引体向上，然后在太阳下一动不动站两小时，最后越过漫长的障碍道，爬上学校后面的悬崖，才能吃到被故意做得散发出霉味的大米饭。七天终于过去，军事集训结束，暑假就要来了。

7月9日早上，太阳挂在树梢，散学会也终于迎来尾声，校长结束了他长长的训话，大声宣布：“各位老师、各位教官、各位同学，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辛苦了，本学期到此结束，我宣布，暑假——开始！”

大伙欢呼起来，自由的感觉就像风中的蒲公英，飞呀飞，飞到了每一个角落——也飞到了班主任严老师的办公室。严老师泡了一壶茶，端到公输桶先生面前，花生低头站在两个大人跟前，沉默着。

“公输桶先生，您是学校的大股东，我对您十分尊重，我教导令郎亦已竭尽全力，不过实在抱歉，我没能交给您满意的成绩单——这次考试，花生的语文成绩是零分。”严老师端起茶杯，慢悠悠喝了一口，“考试期间，他无故跑出考场，去追一个女生……”

“什么？追女生！”公输桶先生一把揪住花生的左耳，“考试时间，你去追女生？！”

公输花生很努力地忍住，才没有发出惨叫声。



万幸的是，这个时候，严老师的电话响了。严老师接起电话，换了一种文质彬彬的语气：“桃先生？对，我是严老师，我正要找您，桃小暑最近有些问题，她语文考试得了零分……什么？叫她快快活活，不要难过？好的，好的，我明白，你们不能来接她，让她自己回家……对对，她在我校已养成了很强的自理能力……好的好的，没关系，我过一会儿跟她说……”

严老师电话没说完，公输桶的电话也响了。

公输桶先生的电话要重要得多——它每响一声，就意味着公输桶先生会挣一笔钱——挣钱是头等大事，对公输桶先生来说。果然，公输桶接了电话就准备要走，他礼貌地跟严老师致歉，然后瞪了花生一眼，说：“我办完事来接你，三点你在门卫室等我。”

花生如蒙大赦，他左耳红彤彤的好像染了胭脂，低头回到教室时，发现同班同学很多已经被接走了，而桃小暑此刻正喜洋洋地跟同学们说笑道别。

桃小暑人缘非常好。她的脸圆圆的，带着仿佛是桃花的颜色，两个酒窝深深的，样子甜美可爱。她活泼爱笑，平日里，男生女生都爱围在她身边。

相比之下，公输花生显得有些落寞孤单。他静静回到课桌前，埋头看起中国的神话传说故事。他在班上没有朋友，所以放假时，也没有谁来跟他道别。他是一个异类，



日日独来独往。有人觉得他高傲，这不仅因为大伙知道他父亲是公输桶，更重要的原因在他自己。公输花生看起来有点酷，让人觉得即便是找他聊天，他也会装作听不见，所以大家对他敬而远之。

在这个散学的日子，只需要一个小时，整座分必高寄宿学校就能彻底安静下来。

很快，教室里就只剩下男生公输花生和女生桃小暑。

“桃小暑，把小鹿还给我！”花生忽然站起来，脸上又一次露出愤怒的神色。

“公输花生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那个小鹿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昨晚它的鹿角颤动起来，我在上面按了一下，它突然像收音机似的发出声音，有人在里头哭，是个小女孩的声音呢——”

花生再也忍耐不住，他像头小公牛一般朝桃小暑冲去，一手扯住桃小暑的绿裙子，另一只手像强盗抢劫似的伸进桃小暑的裙子兜去抢那只木雕小鹿。

只听“嘶”一声响，小鹿的弯角把桃小暑的裙子撕开了一道缝。

桃小暑尖叫一声。

花生连声“对不起”都没有说，他一只手抓着小鹿，一阵风似的跑到外面的树下。他蹲下身，顺着小鹿身上的梅花一朵朵按下去，然后对着小鹿低声说起话来。



“阿稚，对不起，不要哭。哥哥马上去接你，三点钟就到了……”

“原来是个电话，不就是打个电话吗，干吗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？”桃小暑站在花生身后，谁也没有发现，她裙子上刚撕开的那条缝已经自己长好了，根本不需要缝补。你要很用心观察才能发现，桃小暑的裙子实在是十分合身，裙子上连一道缝线的痕迹都没有，裙子上的水晶珠子看起来像一串纽扣，其实那只是装饰。

花生收起小鹿电话，跟桃小暑面对面站着：“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我们都要好过得多。”

“你不好过了吗？”桃小暑很认真地说，“不过是一次考试……胜败乃兵家常事嘛……”

桃小暑其实长得很美丽，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她。但是你需要很用心观察，才会发现，她沉静时的样子比笑嘻嘻时更迷人。

不过，公输花生压根没有瞧她，他的脸色阴沉沉的，仿佛栖着一大群乌鸦。

“花生，对不起。”桃小暑向他道歉，“我没想到成绩对你这么重要，真的——”

“算了。”公输花生打断她的话，独自背起书包，朝食堂跑去。

于是，这会儿就只剩下桃小暑独自站在树下。金色的



阳光，照耀着正午的校园。玉兰树的枝叶间，有只黄鹂唱起歌来，校园顿时静谧下来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世界。

等到公输花生从食堂买了饭，穿过小路走回玉兰树林时，他看到了——啊，他看到了什么呢——

桃小暑身体轻盈如同仙女，正在玉兰树下旋转，她的裙摆像花一样散开，仿佛长出了一条条优美的长羽。然后，她张开双臂，“砰”一声轻响，在她肩膀上，长出了一双雪白的翅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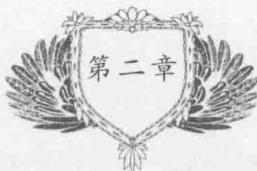
桃小暑舒展翅膀，轻轻挥舞两下，像天鹅一样在空气中飘起来，瞬间已飞到枝叶之间，朝着自由的蓝天白云，渐渐远去了。

公输花生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仿佛怕惊动什么似的。他仰起头看着她，直到再也看不见。

这真的是跟他同桌的女生桃小暑吗？

她是人还是仙女？难道是传说中的妖精？

整个下午，公输花生坐在学校的门卫室，他的眼睛望向大路却心不在焉，他几乎完全忘掉了盛怒的公输桶先生，心里只想着桃小暑和她的翅膀。



公输桶先生十分生气



终于，公输桶先生的汽车开了过来。

花生站起身，低下头，眼睛看着自己的脚趾头，就像小老鼠硬着头皮来到老猫面前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必须先向你介绍花生的家庭成员。先说花生的老爸公输桶先生，他可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。

虽说许久以前，他也曾是平凡的男孩子，曾经有段时间他继承公输家的传统，当过手艺精良的木匠——但是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他现在提也不想提起。

如今，他是香木城的首富、全国知名的慈善家、地球上名声响当当的成功人士——正是他开办了大名鼎鼎的幻想国旅行社，旅行社的分店遍布全球，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出门旅行的首选。

除此之外，公输桶先生还是梦想之家房地产公司最大



的股东。

公输桶先生以前还是男孩的时候，曾经梦想要周游世界，但那时他没有钱；长大成为成功人士后，公输桶先生仍然想周游世界，但是现在他没有了时间。

公输太太倒是很有时间，不过她也有自己非做不可的事。生孩子之前，公输太太在幻想国旅行社上班，现在她不上班了，专职在钱太太家打麻将。她每天早出晚归，说起来也跟上班没什么不同。公输太太是一位很会打扮的女人，她穿上裙子，涂上胭脂，看上去蛮漂亮。不过公输太太很会骂人，骂人的时候，她会显得又丑又凶。

这一次期末考试，花生的分数有点惨不忍睹，公输桶先生是绝对绝对不能满意的。话说公输桶都不能满意的事，公输太太就更加不会满意了。

本来，公输桶先生宠爱小女儿阿稚。但是，自从阿稚上了幼儿园，公输桶先生对她也很有意见。

公输阿稚今年四岁，在乖宝宝国学幼儿园上学。因为公输桶很有钱，所以阿稚上的当然是城里最昂贵的全托寄宿班。

阿稚有着圆脸蛋、大眼睛和小酒窝，十分可爱，乍一看像个小天使——不过这只是表象。阿稚热爱自由，对封闭式的环境非常抗拒。在乖宝宝幼儿园，几乎每一天，阿稚都不肯待在小教室里。从第一天起她就大哭大闹，吵着



要到外面去，老师只好把门锁上，但她竟然高高举起小凳子，在玻璃墙上砸出一个门洞，奋力跑向外面。

公输桶认为，她之所以如此，都是因为跟祖父在乡下住得太久的缘故——在乡下的时候她就无法无天，见了树上的小麻雀就想爬上树，看到池塘里的青蛙就想跳下水。有一回，她在路上看到一头大水牛，便一路追上去，差点把自己弄丢了……

除去这种种不乖的行为，她还死活不肯背书。乖宝宝幼儿园纪律严明，背不出来，手掌心就要挨打。一挨打，阿稚就要哭。

因为这个缘故，公输花生才偷了家中珍藏的紫檀，雕刻成两只小鹿，他拆开公输桶废弃不用的两个旧式无线电话，把小鹿组装了一下，直到两只小鹿成为两个信号匹配的无线电话。

考虑到乖宝宝幼儿园管理严格，花生特意为妹妹做了一对透明的蝴蝶耳机，只要套上耳机，阿稚就能够流利地“背”出所有的国学经典。

说到公输花生的记忆力，连祖父公输大吉都要竖起大拇指。花生不但酷爱读书，而且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祖父在乡下做木工，花生在他身旁看着。公输大吉做大木马，花生就能做出小木马；公输大吉做大八仙桌，花生就能做出小八仙桌。花生酷爱木头，他双手十分灵巧，虽然年龄

尚小，但他的手艺实在已跟他最出色的先祖相差无几。

“暑假带花生来跟我学木工吧。”祖父在电话里说，“他比你有出息。”

“做木工能有什么出息？”公输桶朝电话吼道，“花生要跟我学做生意！”

这时公输桶已经接了花生，在去幼儿园的路上。

阿稚背着小书包，独自坐在门卫室。她今天没有扎辫子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，她手里正拿着那只木雕小鹿。

见到花生，她马上高兴地跳起来：“哥哥！”

公输桶黑着脸，哼了一声。阿稚望了老爸一眼，嘴巴一扁，眼眶就红了。

花生跳下车，抱起妹妹又把她放下，然后兄妹俩手牵手上了车，坐到汽车后面。

“花生，你为什么不坐到我旁边来？”公输桶说，“你这次语文考了零分，心里一定很高兴，是不是？还有你，阿稚，你读了三个月书，怎么连《弟子规》也背不出来？你们两个，一心想要把我气死，是不是？”

公输桶先生实在想不明白，他自己那么优秀，生的孩子为什么如此不争气。公输桶觉得很沮丧，同时觉得没面子。公输桶先生一边开车，一边生气，他越想越生气。

公输桶丢了面子很生气，后果就会很严重。